



徐
虹◎著

北京之恋

BEIJINGZHILIAN

学生热捧的当代名家散文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出版社



徐
虹◎著

北京之恋

BEIJINGZHILIAN

学生热捧的当代名家散文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北京之恋 / 徐虹著. — 南京 : 南京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533-0271-3

I. ①北…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3215号

书 名: 北京之恋

作 者: 徐虹 著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 京 出 版 社

社址: 南京市老虎桥18-1号

邮编: 210018

网址: <http://www.njpbs.com>

电子信箱: njpbs1988@163.com

淘宝网店: <http://njpress.taobao.com>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83283864 (营销) 025-83283883 (编务)

出 版 人: 朱同芳

总 策 划: 刘成林

责任编辑: 刘芳源 吴新婷

装帧设计: 陈淑芳

责任印制: 杨福彬

印 刷: 北京潮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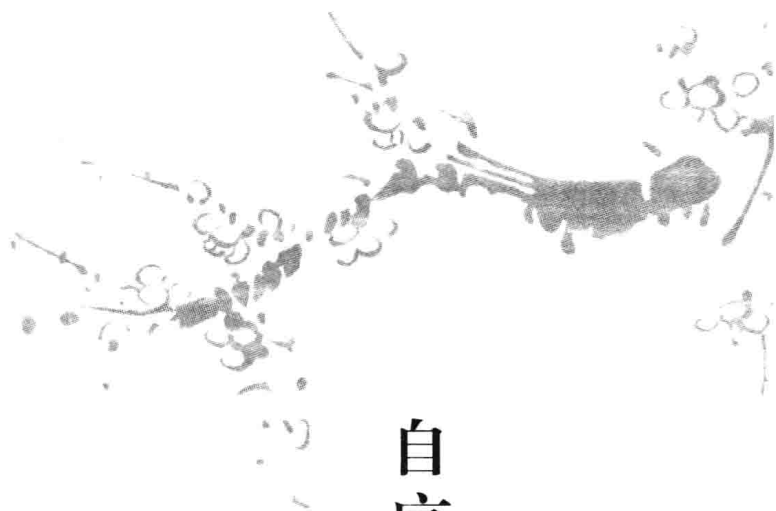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3-0271-3

定 价: 28.00 元



自序

我们是城市的逃亡者

现在的都市，正像一只在瞬间膨胀起来的气球，它的心儿只有指甲盖那么一点点。或者它根本就没有心儿，有的只是被催情的草莓、机器养出来的冷冻鸡、注水的西瓜，还有那些裁剪得体的空心人……有时候我坐在房间一角，一手抵住下颌，冷冷地朝向地毯上的某一朵花，即刻会陷入人生的最迷局。眼里的世界在瞬间呈现一种荒诞和变形：人的中部宽大，四边向后退去，一个个尖头方脸，分明是怪异的表情。而我们，每一个人，仿佛都是这个时代的矛盾体：时髦，孤独，躁动，忘记自己心灵的来路，也逐渐忘记人生初始的目标，更忘记了那些遥远的温暖的存在。越是在热闹里，越是一个——如果社会的大发展是以心灵的丢失为代价的话，真可谓买椟还珠。

我以为，但凡社会转型阶段必然经历一段精神的兵荒马乱、信仰的分崩离析、道德的无所适从。中国社会自现代史以来，不肖说远景的历次战争以及各种运动，单说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腰斩、道德的蹂躏奸杀、信仰信任的毁灭和侮辱，其破坏性的效果就是颠覆性的。改革开放30年的超速发展，那些被束缚的筋骨得以舒展，但是，也使得中国的都市文明在自我重构和外来影响中消化不良、变形和夹生。旧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健全，在这个道德空气稀薄的状态中的人

们难免迷失和窒息。这一切作用于现代都市人的个案之中，都使我们病态，不健全，没有心灵归属，幸福指数不高——挣钱和不挣钱、结婚和不结婚、美丽与不美丽，升职和不升职，怎样都不能快乐。我们找不到心灵居所，我们逐渐失去安稳的能力，我们正在从一个地方逃往另一个地方，然后真正到了另一个地方，又觉得不知所以，继续接着从另一个地方再跳转到新的地方。每一个都不是我们要寻找的所在。我们的灵魂，正在成为可怜的失魂落魄的逃亡者和流浪者。

也正因如此，那些值得记忆的往昔与往昔中温暖的存在，便更会顽强地不期而遇地如梦幻般时时闪现。记忆的零星的碎片，会在某一个夏天的某一个没情没绪的下午，在头脑的角角落落里，忽然浮现又忽然消失。是回望的风把它们吹醒了。如同平静的湖水骤起涟漪，苍白的旧日起死回生，一个毫无姿色的女人忽然堕入爱情——时间迅速地朝前走了，审美的过程却是略有滞后的。因此那些零星而温暖的存在，在记忆的深处层层浮现开来，形成文字之花一朵一朵地开放。

遥远的声响在很远处零散地跌落，如金色的铃，一簇一簇，满天飘飞，丁零脆响。它们储存于我的记忆那么久，却曾经无觉地静默和潜伏。它们像柜子底的那件滚着金边的暗紫旗袍，全盛时代已经过去，式样老旧，溢彩流光。

感谢虚构和记忆。它们是在流亡的灵魂的诺亚方舟。

因此在这里呈现给读者的，基本上是2000年至2001年我刊发在文学刊物及报章中的散文作品。如果一定要说风格或者追求的话。那么，温暖，是我所乐意形成的文字间的调子。它们可以被理解为“都市散文”这一宏大构架之间的散乱而零碎的材料。它们或许彼此之间有关联性，但是在结构上还是独立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写作第一篇文学作品前的冲动：大约1997年，那时我27岁，在参加一个杂志社的郊外沙龙的回城公共汽车上，正是傍晚时分，

看着外面土黄色的沙尘暴。那时候我正是人生起飞要征服世界的年龄，想着一切皆有可能的前程，以最大的肺扩量把最远处的气体吸进身体，觉得自己能量充实、无所不能，简直可以变成随时飞行的超人，激动得浑身战栗。路边一棵棵树因为速度而虚化成了横线条，往远处去，又成为孤绝而独立的剪影，在凝重的暮色中慢慢变成绛色，仿佛我人生未来的路标与暗示——那一年冬天的味道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是后来四季的风从不同的方向吹，总也吹不来那一次的气息……

有时候我会想：写作是什么？文学又是什么？在我看来，文学与写作正是将每一个平凡的灵魂的不同凡响的人生经验，在艺术化的通道中经过浸染、过滤与修裁之后呈现的精华与真相。它是对心灵由表及里的深层触动，也是灵魂深处曲折表意的长线传达。最好的文学代表自己也代表他者。在自我发现中也可以发现他者。在他者内心中可以找到自己的共鸣和呼应。因此“我”并非单纯的“我”，“我”即是社会某一局部的缩影。正是基于这点认识，我期待将青春与生命的经验用文字零星记录。或许这件事对世界来说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证词，让我怀着敬畏之心。

在文学阵营中我自然尚属年轻一辈。有幸与这么多前辈、师长共同出书是我多年以前的梦想和奢望。以文学的名义，站在他们中间我感到光荣！他们对于文学的贡献有目共睹，举足轻重，值得研究。特别需要感谢刘孝存老师的热情扶持和精心指点。正像朋友们所说，他除了以特有的灵性与坚持为文学作作出杰出贡献，如创作长篇小说、研究及评论长篇小说之外，更对年轻人深怀“惜才之心”——此处并非强调“才”而是强调他的“惜”。没有他的帮助和联络，不可能有这本书。在此特意致谢。

徐虹

2012年2月于北京世纪城寓所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北京断章

北京断章·····	2
消逝的朋友·····	46
玫瑰花般的早晨·····	52
十七岁·····	62
青春轶事·····	77

第二辑 夜与昼

那座嘉陵江边的古城与我有关·····	86
诗人的夜晚和佻人的白天·····	91
在一座南方城市的24小时·····	96
厨房六则·····	101
哈瓦那之恋·····	105

第三辑 凌乱的霓虹

四个姑娘·····	116
女生纪事·····	125

女人是城市的花朵·····	130
画廊·····	137
火车的怀旧情绪·····	140
仁慈之心·····	142
城市空心人·····	145
房子与自由有关·····	150

第四辑 纸上男女

以慢，以淡·····	156
淡水太阳·····	160
一生突围·····	165
英雄与流氓都在慢慢变老·····	169
入世之论·····	175
活着而且要活得好·····	178
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块玉·····	181
是树你就高高的·····	185

第五辑 在远方

户外记忆版图·····	190
平遥的墙·····	197
走进一张邮票·····	202
在石头上看见时间·····	206
红蓝白，还有绿和咖啡色·····	209

第一輯

北京

断

章

北京断章

—

流光的水，已经把我记忆中的北京冲淡了。那些零星的碎片，只会在某一个夏天的某一个没情没绪的下午，在头脑的角角落落里，忽然浮现又忽然消失。

不错，现在正是21世纪的某一个年头，是某一个夏天的某一个没情没绪的下午。楼上的男孩每日在烈日午后，都听从母亲的命令，弹奏一首钢琴曲——因为还是练习曲的阶段，钢琴的调子断断续续的，手指像是生怕说错了话，小心翼翼地，完全破除了正常的节奏。有时候一个音，要等很久才掉落下来，听得人提心吊胆，心烦得紧。门口的外省保安，皱着眉，烦躁地在阳光下走来走去。我被散乱的音符牵扯，人整个地落在尘土里。眼睛没有调整焦距，愣瞋瞋的，朝向地毯上的某一朵花。在夏天的烈日午后，人是要变作植物人的。

就在这个时候，在零散的钢琴声中，忽然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身体的角角落落里觉醒。它最先是一些流散的浮云，一面变幻一面聚拢，最终集合成一个四体伏地的舞人，具有蝴蝶的羽翼和孔雀的色泽，潜伏于暗蓝色的追光下。它一只手臂升扬起来，尖长的手指慌乱颤动。它活灵活现，细节逼

真，连脚趾的弯曲都充满力度。然后整个人如闻魔咒，火焰一般升腾蹿动，蔓延和逼近。

记忆的风把它们吹醒了。如同平静的湖水骤起涟漪，苍白的旧日起死回生，一个毫无姿色的女人忽然堕入爱情。

遥远的声响在很远处零散地跌落，如金色的铃，一簇一簇，满天飘飞，丁零脆响。它们储存于我的记忆那么久，却曾经无知觉地静默和潜伏。它们像柜子底的那件滚着金边的暗紫旗袍，全盛时代已经过去，式样老旧，溢彩流光。

那是我的——我的童年被编织进她的纹理里去，我的青春在她怀抱里呢喃，飘浮的心倚靠着她，我的呼吸也随她呼吸。

她是我的，我的老旧而亲切的北京。

二

车子拐进北海一段弧度圆满的弯道，可以看见老城暗红的砖墙，联结一排排冷冷的白栏杆，对面的角楼兀自辉煌——暗色的金配合了暗色的蓝，上面描画了繁复的花纹。角楼的飞檐上卧着惺松的睡鸟。它们只在黄昏时分，一群一群，飞去飞来。老树的枯枝狰狞如爪牙，黑色枝条的背景是朱红墙面。处处是旧北京的印迹。20世纪70年代末的北京，正在这里复活和苏醒。

鸽子飞旋，羽翼拍动。它们不停歇地，从过去飞到现在。羽翼下快速掠过的北京，旧房子被推倒翻新，孩子长大成人，街道被日渐格式化，暗灰的底子，代之以明艳和灯辉。人们的笑容里加了技术和艺术。以往悠然的生活，变作时髦的电视片头的快动作。机器和钢铁，把茫然的人群包围起来。

那些鸽子也许正是20多年前飞翔的那一群吧。那时候的鸽子在胡同的电

线杆之间盘旋，飞不太高也飞不太远。它们扑扇着翅膀成群结队地飞越灰暗的老屋顶，飞跃横七竖八的晾衣服的竹竿，飞跃竹竿上裂着大洞的破背心和小女孩的花裤衩。屋顶上蒿草多高，远处传来邻居家男孩们惨烈的呐喊，檐角处昂立一排鼓鼓的小兽，我的大花猫就蹲在旁边“喵喵”叫唤。我正仰着头冲它努嘴：“虎子，下来下来，给你肉吃……”

20多年，真快。总说时间是金钱，可如今时间也像金钱一样地不经花，一不留神就流失一大把。如今，在横平竖直的样板都市里，野趣横生的散漫的村落，依照盆景的命运，被快速地规范化了。破坏，正以建立的名义进行。镂空雕花的窗棂和屋檐上的小兽坍塌下来，随垃圾一同消失。路边风情万种的高一朵低一朵的野花也不见了，它们都被转移到了规矩的花圃里，而且整齐划一地，以一样的品种，呈现一样的表情、一样的姿势。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种舞蹈：一排舞姿绰约的姑娘穿同样的衣裙，脖颈向一侧扭动相同的角度，柔美得同出一辙，好似一个人的多个重影。街边的楼房，被红蓝条子的装饰布覆盖，一天天以令人惊讶的速度猛涨，不肖多时，露出真相，就有老人不认识原先的路了。这一些楼房，伴随新世纪的人们的欲望，热带雨林般疯长和膨胀。新建的道路，正是欲望无限伸展的枝条。

我的北京，永远是纪录片里的黑白电影，断章如缕，历久弥新。

关于北京的曾经，关于它的岁月与风尘……浓缩与板结的故事，正像一块方正的茶砖，与沸腾之水亲爱，浸润与渗透相互作用，使得每一片细节都自由舒展，缓慢复原一朵朵菊花的形状，焕发朴素的清香。就连零星的叶片，也枝蔓一般纠结游动，扑朔迷离；一个早衰的女人，拘谨而刻板的身体僵硬，面无表情。在某一个美好之夜，经受美好的情爱滋润，亢奋的舞蹈似狂想的思路。绝不仅仅是一个吻。力量伴随异样的生长，缩紧的身与心顿时铺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活力荡漾；一群沉睡的孩子，带着棉被的香味，

早晨被母亲的亲吻一一唤醒了。现在，它们叫嚷起来，清醒起来，放肆起来。彼此呼应，眼神喧嚣。然后以百倍的力量狂奔。

三

一切都低沉下去，不可遏止。这是我和我的朋友风子的口头语。风子像所有不太年轻也不太美貌的都市女子一样的爱时髦，面带满不在乎的表情，对生活保持无所谓颓废态度——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尚，在90年代末期也并未过时，直至跨了世纪。风子穿着件麻布大衫儿，长发胡乱披散，眼睛半张半阖，嘴唇是一朵暗淡的紫，细瘦的裤腿上满是细细密密蔓藤一样的小碎花，站在故宫暗红的砖墙边上，身体前倾，双肘向后抵住鼓鼓的大门钉，头扭向一侧眺望远方的天空。飞檐上的怪兽张牙舞爪，制造了时空颠倒的惊愕。而她本身也是这个时代的综合体：冷静、现代、时髦，又蕴涵某种旧时日的风情。

天气算不上冷。虽说前几天下过一场小雨雪，街边的草坪依然挣扎着透露几分绿意，棕黄的树叶间杂地落遍草坪，一大碟子过了季的干瘪水果似的。天上飞过灰白的鸽子，带着袅袅的哨音。阳光下一个男人的表情就是一株木木的仙人掌。吸口烟，眼光透过车窗扫向路边。路边滑过一辆辆出租车。入了冬，出租司机都把自己裹紧了。他们没工夫讲究，裤子松松垮垮、皱巴巴地系在肚子下边，手上戴着金戒指，穿一件鲜红的羊毛衫。街上相拥的情侣造作地拿着玫瑰花，让人想起20世纪70年代旧上海的电影镜头。造作、狎昵、怀旧、张扬。他们在哨音底下的形态进入一个风情纪录片——凄婉的小提琴伴奏下，街景，行人，建筑……那些陌生的人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要到什么地方去，表情恍恍惚惚的，仿佛随时可以原地消失。

“晚报，晚报！”一个外省人蛮强的口音。寂寞穿透空气。“晚报，晚报！”

一定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这座城市危机四伏，神思不定，热闹而鼓噪。行人们影子倾斜，面无表情，举止慌张，形迹可疑。他们忽然朝一个方向奔跑，忽然又转向另一个方向。我和我的朋友风子，随同人群在北京的街头四处游走，远处间断着传来集体沉闷的口号——“抗压。”他们说。“搏斗。”他们说。“逃跑。”他们说。“性感。”他们说。

我的心像空气一样失重。一间简单的房间承载我的变形的心脏，它裸露透明，狂躁跳动。几面素色花布把墙壁、书架和桌子全面包裹，窗帘是大朵大朵细密的皱褶。那是一种暗蓝色的小碎花，细碎的花瓣儿像是漫天遍野刮了一场大风，把屋里的空气都给刮蓝了，给这屋里平添一股妖气。每一朵花都冒着蓝烟。从暗蓝的玻璃窗直望出去，街上的烟尘和人影一同飘浮，太阳怪异得和天空一样大小，它不是圆形是方形的，此时正像烧开水一样汩汩冒着热气。

“沸腾和变异！”他们说。

四

正是那一年的那一天的那些时刻，高个子的安子带来了我少年时代的影子一样的朋友风子。遥远的旧时日已经远去，从别离风子到再次见面已时隔20年。我们重逢的背景是郊外一所艺人群居的巨大仓库。在宽大空阔的房间里、镜面一样反着光的地板上，一些披散长发、留胡子的人身份不明。他们光着脚，表情暧昧。或站或卧，思绪涣散，目光迷离，远远地朝我们看过来，目力带着雄性的分量。我和风子以防卫的姿态彼此慢慢靠近。张大的眼

睛里，互相映出对方的小小的陌生的脸。

时间已把我们两人清洗、裁剪、压模、重组。我们是社会工厂的流水线上的合格产品。陌生使我们不敢正视。我凌乱地端详我少年时代的朋友——那个叫做风子的人。风子超越了我成长期间的每一年的每一种想象。她穿件蓝碎花的中式立领短袖衫，暗蓝裙子。头发中分，两边各别一个黑卡子，像哈德门香烟的广告画。她的那双鞋子，居然是绒布面、侧扣襻儿的那种。那可是我妈妈那个年代的时髦。这倒让我想起中戏的那帮故弄玄虚的学生，个个精怪，好像多超凡脱俗似的。可按说风子这个年龄，顶多只能是个中戏的蹲班生哪。微笑在我心里一圈一圈荡漾起来。我忽然灵魂归位，以一个经多识广的平庸女人的惯用口吻，用了“哟”或“啊哈”的感叹词，拉起她的手。时间把我的声音变得沙哑和陌生。

我说：“你——变——了！”

安子立时笑得老人一般呵呵的、孩子一样嘎嘎的，说：“你不也变了。我们都变了。视野之内的朋友，都慢慢变老变丑变糊涂了。”

我们互相静默着对望了一眼，没有再说客套的话。我的长发胡乱披散，嘴唇是一朵暗淡的紫。滴滴答答的耳坠垂下来，凉凉的，冰一样，冰到脑仁儿里。风子的眼睛黑白分明，睫毛很密集地，加重了眼睛的轮廓。因为眼睛长得有些向上挑，就使神情加了股愤世嫉俗的成分。她的头发是刺眼的浅黄，像是没有分量，眼圈却纹了深色的眼线，显得中间的眼珠是空的，深望下去，只觉得可怕。然后她自故自低了头咬手指甲，低顺的眉眼朝向地板上的空气。我知道她的眼睛并没有调整焦距，也许她的思想已经回到了我们少年时代的某一个瞬间。我们躲躲闪闪地互相端详着对方的脸，在脸上找寻旧日的遗迹。那个叫做风子的人已经不是多年以前我认识的那个孩子了。我也不是多年以前她认识的那个孩子了。我所理解的成长，就是漫长的时间化整

为零，把人由瘦变胖，把城市由窄变宽，把心事由少变多，把事情由简单变复杂，把彼此由熟悉变为陌生。

在时间的洪流里我们是两个溺水的人。

五

走在北京东华门街边的那个面无表情的蒙昧的孩子就是我。细瘦的，短头发的，头发油润乌亮的，手里永远摆弄着一串小小的红色的圆珠子——扁圆的珠子，以一根极细的塑料线穿起，一毛八一串，那是一个孩子在1976年的东风市场一楼柜台里，能买到的最奢侈的商品。那时我的理想，是跳《红色娘子军》里芭蕾群舞的后排左起第二个。或者是当一个白雪公主，卷曲的头发，红润的脸，首饰繁复，穿泡泡纱连衣裙。但是脸上那股恨恨的神情，倒像是白雪公主的后母。

风子比我大一岁，个高一点，人大一圈。我和邋遢松散的风子，悄悄地走在1976年的北京的街道上。那时候的街还是北京老城的街，方圆多少里都是暗淡的北方灰。灰色中的那些被叫做胡同的路径曲里拐弯的。天上飞旋着一群一群的鸽子，灰的白的，呼啦一过去就是一阵呼哨。不肖说，穿破背心的老人，全熟悉这哨音，他们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听它们听老的。

街上没有这么多的车子，偶有浅蓝色的伏尔加，一晃而过。永久飞鸽或者凤凰自行车一群一群地，迁徙的大雁一样掠过。路上还有马粪，拉石灰的马车偶尔会在东皇城根现露踪迹。碰巧遇上马车，我、风子和二骚子，悄悄跟在后头，瞄准尾部结实木板子，双手一撑，多少可以省几步路。可是只要嘻嘻一笑，手就没劲儿了。赶车的发现了，嘟囔几句，并不真骂。骑二八男车的那个人，前大梁上绑一个孩子的竹坐椅，车把上挂着联结了许多窟窿的

网兜，里面的韭菜杂草丛生。他们生活的华彩，就是去东风市场买二毛钱的肉馅、五分钱的猫鱼，或者过年领油票粮票买瓜子花生，到民族文化宫等退票看一场张振富耿连凤的歌舞什么的。

零零碎碎的日子没有胡琴的伴奏，没有伶人的粉白的脸，京腔的念白却一句一句的。从早上说到晚上，从街头直说到院落，从多少年以前说到多少年以后。

院子里的枣树张牙舞爪，狰狞地覆盖了整个院子。树上常常有毛毛虫，俗称毛刺子，有时候会掉在头发上。早上我在院子里梳头，风子帮我扎成四股小辫，忽见地上一条扭动的毛刺子，我登时吓得汗毛倒竖，狂奔回家。

院子里弥漫着厕所的尿臊味儿。水池子上不知谁弯了一个铁架，歪歪斜斜，洗衣洗菜的时候好放东西。下雨后积水，漂着一只黑色的胶皮雨鞋。水渗干了，蚯蚓钻出来。中午太阳晒得人迷糊，知了的鼓噪没完没了。

“磨剪子嘞，镟菜刀”的吆喝，断续传来。

“呵啊”，有人很响地打个哈欠。

“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院子里风子妈一边拣米一边大声说。

“那合着一年四季都睡觉哇？”我和风子蹲在她旁边，手指头纠缠着一根红毛线绳，它能变换出无尽花样，可以是“面条”，也可以是“勾针”。我们俩像两只猫一样小，一个低头，一个仰头，头低住头。“那合着一年四季都睡觉哇！”我和风子问，“那我们还上学干吗？”问得她笑了起来。

安子和那帮半大孩子成群结队，在院子门口奔过来又奔过去。他们吸着鼻涕，穿洗得发白的蓝褂子，破旧的臭球鞋，裤子上用细密的大麻针缝着补丁。干裂的手指甲盖全是黑的。“二骚子你丫是吃卫生球长大的！”他们狂燥地起哄。“小皮鞋，嘎嘎响，资产阶级臭思想。”他们笑得龇牙咧嘴，肆